



个园观竹

■ 长丰 刘宏江

烟花三月下扬州，满城春色惹人醉。除了游览闻名遐迩的瘦西湖、平山堂，扬州的园林之美，是绝对不会错过的。

中国的园林，何其多也。无论是古代皇家园林，还是江南私家园林，我也游览过不少。但印象特别深刻的，当是扬州的个园了。

个园，为明清扬州私家园林的经典代表、全国文物保护单位，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，与北京颐和园、承德避暑山庄、苏州拙政园并称为中国“四大名园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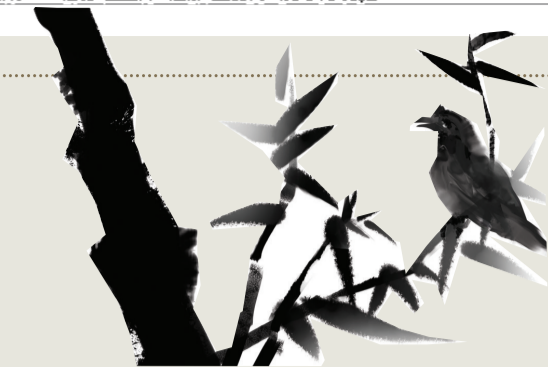
个园名称中的“个”字，本身就很耐人寻味，极具个性特色，也绝不与别处雷同。

个园，最早是清嘉庆、道光年间两淮盐总黄至筠的私家园林，是在明代寿芝园旧址上改建而成。据说，当初个园建园时，花费银两高达六百万两，可见园主人的生活是多么奢侈。

个园，在命名上，取“竹”字的半边，应合了园林里随处可见的竹子。而竹叶之形，恰似汉字中的“个”字。同时，个园之名，也暗含园主人名字中的一个“筠”字，体现了他敬竹、爱竹的生活情趣。

园林，是浓缩的自然山水。在国内其他园林建筑设计上，竹子只作为园林景观的一个点缀和陪衬，少到可以忽略不计。但个园的营造理念，可谓独辟蹊径，以竹、石为主体，竹与石，浑然一体。其中，竹林面积一万两千多平方米，观赏竹品种多达四五十个，成为扬州最大的城市竹林。竹子，是个园的主角，凸显出个园卓尔不群的艺术之魂，成为中国园林建筑的“国内孤例”。走进个园，最让我心仪的，便是这园中丛丛簇簇的翠竹。竹子，亭亭正直，生而有节，凌寒斗霜，虚怀若谷，是中国古代诗文中经久不衰的美好意象，也是中国文人画的习见题材。古人赋予竹子许多美好的品格，成为君子人格的代名词。人们还将松、竹、梅并称为“岁寒三友”，将梅、兰、竹、菊称作“四君子”。

历代文人雅士，喜爱竹子的很多，或绕屋而种之，或就竹而居之。“门对千棵竹，家藏万卷书。”这是古代文人最理想的一种生活状态。魏晋时代，嵇康、阮籍等一帮个性张扬、形骸放浪的文人，成天逍遥于山野，将身心融入竹林，也因此，被后世称为“竹林七贤”。宋代大儒司马光《种竹斋》诗云：“吾爱王



子猷，借斋也种竹。一日不可无，潇洒常在目。”大文豪苏东坡，更直截了当地说：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；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使人俗。”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郑板桥，一生种竹、赏竹、画竹、吟竹，爱竹成癖，借竹言志。竹子，带给他极大的审美享受和源源不断的艺术启迪，板桥先生最负盛名的咏竹诗，当属那首《竹石》：“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；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”形象地道出了竹子执着向上、坚韧顽强的品格。“雅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；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板桥的另一首题画诗，借物喻人，托物言志，让竹子的萧萧之声，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民众的苦痛代言。竹子，自然成了板桥高尚人格的化身。

“一段好春不忍藏，最是含情带雨竹。”春日雨后，阳光如洗，修篁弄影，疏叶生姿。漫步个园，一股清幽之气扑面而来。

个园的竹，或一丛一簇，或集中成片，万竿千姿，满目翠色，清新俊秀，超尘脱俗。走进大门，穿过一段幽长的竹径，整个人就像落在一片轻柔的绿云间。微风过处，竹影摇曳，飒飒有声。地面上、白墙上，投下片片斑驳竹影，就像写下无数活泼泼的“个”字。

在竹风翠影中游园，随处可见吟咏竹子的楹联佳句，同样令我赏心悦目。“月映竹成千个字，霜高梅孕一身花。”这是觅句廊楹柱上一副对联，出自清代大文人袁枚的两句诗，看似信手拈来，却意境深远，也为个园做了最精彩的注释。一座名为竹里馆的小亭子，两边包柱上，有“为重凌霄节，能虚应物心”的联句，出自唐代诗人卢象的咏竹诗，表现了竹子不畏严寒的气节和虚心待人的美德。在黄府正堂主厅汉学堂的中堂，悬一幅墨竹画，两边配一副长联：“咬定几句有用书，可忘饮食；养成数竿新生竹，直似儿孙。”此联为郑板桥所撰旧联，不仅表明了园主人富而不俗的精神追求，也用以勉励他的子孙后辈，既要知书识礼，又要正直不屈。

在个园，观园林之幽，品竹韵之美，不知不觉间，竟也感觉自己染一身风雅之气。

淮湾雪梦

■ 淮南 赵闻迪

这个冬天，每当冷冽的清晨、干涩的午后和寂寥的黄昏从淮河大桥上经过时，总觉得桥下的淮湾在做着一个梦，一个关于飞雪的美梦。

严冬早已夺走淮湾的绿色，一切都是灰蒙蒙的，而雪却来意姗姗，“踏雪寻梅”的浪漫与诗意暂不可求，只好把对雪的渴盼深藏于心海深处，在记忆中品味淮湾飞雪的神韵。

收割之后的淮湾显得格外平静空旷，裸露着的褐色土地于疲倦中透出几分慵懒，娇嫩的麦苗为它披上一层浅浅的绿纱，村庄安静地卧在远处。雪将落未落之时，静静的淮湾流露出欢喜的表情，鸟雀飞来飞去，叽叽喳喳地传递着雪的消息，河水也流动得欢快些。铅云越来越厚重，雪，终于来了！初如柳絮，渐似鹅毛，刷刷似数蟹行沙上，纷纷如乱琼堆砌间。很快便是一片银白，天地不分，只有大朵大朵的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。

在我的感觉中，淮湾的雪格外美丽，我经历过北方的雪，北方的雪过于爆脾气儿，说来就来，呼呼啦啦、风卷残云、摧枯拉朽，那感觉，肃杀多于美丽；我也曾见过南方的雪，南方的雪

过于温柔，来时犹犹豫豫、去时藕断丝连，且多半夹着雨，不纯粹、不清爽、不惬意。而家乡淮湾的雪，总是那么善解人意，总是那么诗情画意，总是那么充满生机与灵性。还记得淮湾飞雪的那年清晨，大朵雪花如玉色蝴蝶在天地间翩翩起舞，我和伙伴们堆雪人、打雪仗，一个个洁白的雪球在空中来回穿梭，我们在无边的雪野上欢笑奔跑，尽情拥抱大自然的礼物、纯洁的童话；还记得淮湾飞雪的那年黄昏，我和他相约去淮河岸边走走，那天的淮湾多么晶莹剔透，村如玉簇，林似银妆，麦苗儿在松软而厚实的雪被下做着温柔美梦，河水也比平日乖觉。白雪皑皑的田间小道上，一双傻傻的年轻人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这银装素裹的世界里欢欣舞蹈，两串深深浅浅的足迹印在洁白篇章里；还记得淮湾飞雪的那年夜晚，我坐班车经过大桥，看到了只有画上的雪景：夜色如漆，近处是覆盖着厚厚雪被的麦田，远处是笼罩着灯火和风雪的山村和树林，淮河在雪的映衬下幽暗深沉，捞砂的大船被雪勾勒了一遍，静静地浮在河面，橘黄色灯光从窗户和门缝里透射出来，给这黑白交错的世界添一丝暖色调，让我想到那个曾和我一起相约踏雪的人，如今正好在灯下等我回家。

淮湾雪梦，是繁华落后后仍然保留在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份单纯的美、极致的静和忧伤的牵挂，伴随、净化、温暖我们一生。

青瓦檐下有冰凌

■ 湖北十堰 颜克存

俗话说“数九寒天，冬冷三九”，“三九”冰上走，是一年中寒冷的时候。此时的冬风如刀，吹在人的脸上，刺辣辣的疼，就连田野中的草木，也被冻得瑟瑟发抖，忍不住呜啦啦地叫。这时候，再从远处的天空飘来一场雪，整个山野便会立时冰封，变得银装素裹，那些冒着炊烟的青瓦檐，也随着生出一根根长长的冰凌，它们倒挂在房檐上，如一把把高悬的铜，忠诚地守护着青瓦檐下的满屋子烟火。

现在依然记得，母亲曾经在我耳边说起的那则谜语，“夏天看不见，冬天才出现，倒挂玉簪子，生根在房檐。”谜底说的就是冰凌。印象里，每年冬天的小寒时令一过，一场雪后，只需短短的一夜功夫，房檐上便会生长出一排排冰凌柱子，晶莹剔透，长短不一，形状各不相同，远看就像水晶帘子，清晨的阳光洒在上面，闪耀出夺目的光，成为冬天里一道独有的美丽风景。

对于冰凌，我是记忆尤深。儿时在故乡，每次下雪之后，家家户户的房檐上都会结冰，长出粗细不等的大小冰凌，这是我们孩童眼里最好玩的东西。大伙儿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，争着撵着满庭院里跑，看东家，望西户，兴致勃勃地拿着竹竿去敲打房檐下的冰凌柱子，你比谁的粗，我比谁的长，赢了的哈哈大笑，满面春光，输了的则继续到下一家去寻找，非要找到比别人更粗更长的才肯罢休，玩得欢笑不断，开心不已。

我们小孩子敲打别人家房檐下的冰凌，一般人家都是反对的。在他们看来，我们的手没个轻重，很容易把房檐上的瓦片敲碎，有时候还会直接把冰凌连同瓦片一起戳得掉下来，摔在地上，“粉身碎骨”，不仅危险，担心砸伤人，而且毁坏房檐，造成屋檐漏水。因此，我们只要是看上了谁家房檐下的冰凌，就必定会几个人一起分工合作，放哨的放哨，敲打的敲打，捡拾的捡拾，一旦成功得手，马上扭头就跑，等主人家听到冰凌落地的声音后从屋里出来看时，我们早就逃离了现场，即使最后被大人追问起，那也是咬紧牙关，“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”，打死不承认，气得他们只能胡乱骂一通了事。

那时候，我们在雪地里撒着欢地跑，胡乱蹦跶。堆雪人、滚雪球、打滚儿、打雪仗、玩冰凌，累了渴了，也懒得进屋里找水喝，往往都是就地取材，把手里的冰凌柱使劲朝地上一摔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便断成了很多小截，捡一截拿衣袖擦干净，直接塞进嘴里，咬着“咯嘣咯嘣”响，就好像夏天吃冰棍一样，凉彻心脾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现如今，随着岁月流逝，儿时的时光已经走远，但那时青瓦檐下的冰凌却始终留在我的脑海里，成了一种记忆，一缕乡愁。每年寒风一起，总会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，它们就如一幅幅美丽的故乡画，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底，一生都难以忘怀。

